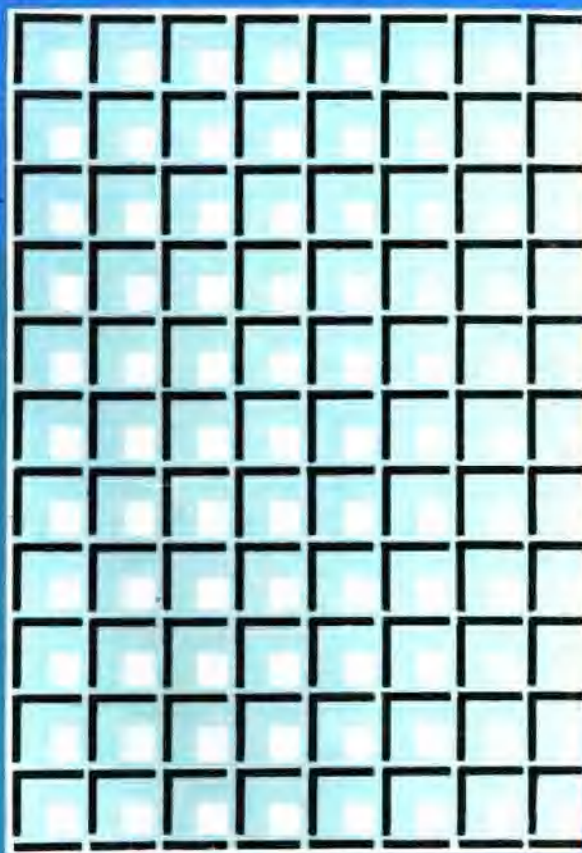


在月光下織錦

子敏著

純文學叢書55



子敏著
在月光下織錦

純文學叢書
55

純文學叢書55

在月光下織錦

定價90元

著者：子敏

出版者：夏 林 合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古亭區10742

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電話：3016464・3030161

郵撥帳號：0 0 0 5 3 3 3—1

封面印製：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 中和市 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八號

裝訂者：日富印製有限公司

板橋市金華街七五巷二三弄二五號

中華民國 63 年 5 月初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 75 年 3 月初版第 15 次印刷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

另外一種苦行僧

——「在月光下織錦」的序

「文學世界」裏有一條不朽的法則，那就是：深刻動人的作品，往往是「痛苦」的產物。我對這條法則一點兒也不懷疑。

因為我始終對這條神聖的法則深信不疑，所以我認為文學創作的基本動力是「反抗」——不過大家用不着為我的「引伸」不安。我並不體會得像字面那麼淺。

佛家宏富華麗的「偉大的思想建築」，就是中北部印度青年王子釋迦牟尼「對安逸生活的反抗」的產物。為了反抗使靈魂變得昏昏沈沈的富貴生活，他離開宮殿，進入積雪的高山，受苦六年。高山寒冷的空氣使他的智慧結晶，使他領悟了「人生」。

我所說的「反抗」，並不是指「精神崩裂」患者那種爆炸性的「破壞情緒」。我所說的「反抗」，指的是對自己的遭遇「不甘屈服」的那種「追求理想」的偉大情操。

HW442/03

同樣的道理，我所說的「痛苦」，也不單單指逆境跟貧賤。順境跟富貴同樣也會使一個人「痛苦」，如果那個人恰巧像釋迦牟尼，認為這兩種好景會妨礙他「對理想的追求」的話。

類似的事情，也在我的生活裏發生。

我一向不跟蹤「文學批評」世界裏的「甚麼的甚麼主義」像一個受訓的童子軍，因為我認為沒有「甚麼的甚麼主義」，一個人反而能寫得更好。我有我自己的「文學理想」。我看得見深埋在自己心中的理想像看得見深埋在地底下的金礦。我應該是一個專心挖掘的礦夫。

不幸我生存在「現代」，生活得像一個機器人，每天上班下班，精確得成為巷子口文具店老闆的「對時鐘」。我有一個溫暖的家，但是每天早晨匆忙得不能安心在家裏喝太太上班以前為我準備的熱粥，可憐得提着一〇〇七」在街頭東張西望，想買一份可以在辦公桌上吃的速簡早餐。我每天有十幾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辦，但是無論我做甚麼事情，總有「另外一件事」橫插進來，把它打斷。我的生活緊張，被割裂，而且飽受噪音的摧殘。這種可怕的生活使我痛苦，使我羨慕起「步調較慢」，可以使人「心安理得的做完一件事」的「古典的農業社會」。

我的心在「反抗」，不甘願向這種「現代痛苦」屈服。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空間」的桃花源，不過我總算找到了一個「時間」的桃花源——由三更到五更的「夜半無人時」。白天，我仍然是一條辛勤的耕牛，但是在那個寶貴的時刻，我是一隻「月光裏不睡的雲雀」。

我寫作，像古代的「織錦人」，細心、認真，心中充滿了喜悅。當然，這裏不是北極，不會有「夜半的太陽」，可是窗外常有柔和的月光。我在月光下織錦，「月出而作，月入而息」。

爲了挖掘「生活的情趣」跟「語言的意味」像挖掘深深埋在地下的金礦，我達成了「做一個辛苦的礦夫」的願望。我讓我的大搖籃閑在一邊，逃學似的躲避着睡眠，「靈魂的窗戶」炯炯發光，「靈魂的房子」搖搖欲墜，堅忍硬撐，像另外一種苦行僧。

讀者如果在我的文章裏聞到夜的氣息，不必驚異，因爲我的作品都是「在月光下織錦」的成績。

我要特別感謝「純文學出版社」發行人林海音女士。這是「純文學」爲我出版的第三本書。從「小太陽」到「和諧人生」到「在月光下織錦」，我的書已經成了一個小隊伍。我真希望將來能在「純文學的王國」裏有一「枝」友誼的駐軍。

這本書的「書名」的誕生是很有趣的。

本來你看到的這一本書很可能叫「藍色的花」，也很可能叫「在房頂上散步」、「書裏的秋天」、「中國的月亮」、「書河岸上」、「飛度歲月」。林海音女士却注意到我原先擬好了的這篇序文的標題：「在月光下織錦」。她喜歡這幅「語言圖畫」，要我把這個標題也當作一個書名來考慮。這樣一來，這本書就一共有「七個書名」了。後來我請了版畫家吳昊、我的太太，還

有櫻櫻、琪琪跟「讀注音讀物破萬卷」的瑋瑋來參加投票。除了瑋瑋特別喜歡有兒童文學趣味的「藍色的花」以外，「在月光下織錦」這個「分詞片語」終歸入選了「最佳書名」。

我給這篇序文換了現在的標題：「另外「種苦行僧」。它的含義，讀者讀到這裏一定已經體會出來了。」

這是一本散文集，讀者可以從這四十四篇「因為都是熬夜得來，所以自己也非常珍惜」的文章裏，得到許多關於我的性格的秘密。我愛火車，同情老鼠，對狗懷着內疚，跟蒼蠅不能和諧相處，和舊書攤的老闆交朋友爲的是買書可以打折扣而且還可以「賒」，常常自己擦皮鞋可並不是爲了省錢，對燒開水有特別的心得——但是讀者請不要誤會我寫作的目的就是想「一五一十的記下一本自己的流水賬」。我會爲那樣的想法難過。我寧願接受讀者用文學的「度量衡」考驗我的作品。

在這篇序文的最後，我想我應該對我不認識的讀者獻上我的「作者獻詞」同時也是「誠摯的祝福」：

你雖然也跟我一樣辛勤工作像耕牛，

但是你應該也爲你「不願失去的生活情趣」歌唱，像一隻雲雀。

于 敏

六十三年四月四日

目 錄

另外一種苦行僧

——「在月光下織錦」的序 (子敏)

水

風景

划船

燒開水

藍色的花

雲裏的家

一 一 六 二 六 三 三 七

我的〇〇七

看唐吉珂德

中國的月亮

何凡譯包可華

第一個聖誕節

雨

影子

老鼠

擦皮鞋

散步大道

野柳印象

在火車上

鹿港吃海鮮

書裏的秋天

舊書攤隨筆	二二
另外一種遊歷	二七
牠——	二三
巷子	二六
百合	二三
舊睡袍	二五
坐火車	二四
「書河」岸上	二四
飛度歲月	二五
茶話豆腐	二五
驕一場熱門	二六
在輪子上相聚	二六
寫字檯，過年見！	二四
牠——	一九

散步

一八四

水仙花

一九〇

深夜三友

一九五

戲劇夫婦

二〇〇

一杯咖啡

二〇五

在房頂上散步

二二一

再見，舊書街

二二七

時間的腳步聲

二三三

放走一隻蒼蠅

二三八

綠色的三分之一

二三四

水

雨住了以後，水溝存了滿滿的一溝水。原來長在溝裏的野草，現在都成了青青的河畔草，一半露出水面，一半藏在水裏。其實藏不住，他們在水裏像在水外一樣綠，更綠。他們在水裏像隱藏在透明的洞裏。

霧犧牲透明，才造成神秘。空氣犧牲神秘，才造成透明。只有水，它神秘，透明；透明，神秘。只有在水裏，一切東西只有在水裏，才會變成童話。

一株小草只有在雨後的水溝裏，才能不生長在空氣中，才能完全生長在水裏。只有在童年，一個人才能看到這樣的一株草。只有我，才能一口氣看到三株。

溝底有一些沙。驟雨來以前，細沙在狠毒的陽光下冒煙兒。那些沙是螞蟥的沙漠。千百隻小

駱駝走過沙漠像走過熱鍋。穿着很白很乾的夏裝，躲在窗玻璃後等驟雨過去，再出來看，小駱駝羣已經逃散了，整個沙漠沉到水底下。靜靜的，靜靜的，像休息似的，整個沙漠躺在水底下。只有在童年，一個人才能看到水底下的沙漠。

溝裏那塊石頭現在成了小孤山。它不像大金魚缸裏的浮石：一生都在水的世界外流浪，只能當金魚的太陽傘。陽光下，輕風領着浮石，浮石領着金魚，在魚缸裏散步。浮石不能進入魚的世界，魚也不能進入浮石的世界，他們中間隔着一層薄薄的玻璃。滑水的浮石，製造陰影的浮石，金魚永遠看不見你的腰。在金魚的眼睛裏，你是沒有腰的山。

但是這塊石頭，這座小孤山，它是從水底下長出來的。要是溝裏有小魚，要是溝裏有蝌蚪，牠們就可以圍着它的腰轉，從南麓到北麓，從山東到山西，甚至可以靠着山坡休息。

一切的山都是從水底下長出來的。我們的平原是平頭山。我們的高山是尖頭山。我們的盆地是山上的坑。一切的山都是從水底下長出來的。我們只看到露出水面的，看不看海所隱藏的，因為海水太藍，太綠。可是溝裏這座小孤山，一點兒也不隱藏它通到水底的滑梯；水是清的，水是透明的。只有在童年，一個人才能同時看到山的兩部分：空氣中的部分，水中的部分。

這條水溝在我家花園的邊緣，在我的故鄉，在我小時候。花園裏有桃樹，有雞冠花，有菊，有臘梅，還有水。每次驟雨過後，這花園裏就有水，很清的水。

老師的家在公路邊的新住宅區。十四個小孩子有一張老師畫的簡明地圖，在地圖上所畫的一家理髮館門口搭上公共汽車。公共汽車在老師畫的公路上奔馳，經過老師畫的海岸，看到老師畫的海。公路又逐漸遠離海岸，走進一片有樹林的小平原。公共汽車停在老師畫箭號的車牌邊，十四個孩子都下了車。地圖只畫到這裏，十四個孩子烏黑發亮的眼睛看公共汽車漸走漸遠，開進地圖上的空白。大家環視四周，都想知道公共汽車把他們送到一個甚麼樣的地方。

大家先看到穿紅衣服的老師。她的前面是一片修剪過的草坪，有水泥餅鋪成的小徑通到十四個孩子的腳邊。她的背後是白色的住宅。住宅背後沒有山，是一片很大的樹林。

十四個孩子笑咪咪的走進白色的住宅，也見到了和氣的「師丈」。大家在客廳裏吃東西，翻老師的書。慢慢的，書磚和糖磚砌成的斯文寶塔有地基鬆動的現象，老師被一聲忽然發出來的呵欠逗笑了。

『到外面去跑跑吧！』她說。『房子後面有個樹林子。大家跟我來。』

除非是探古窟，在玩兒的時候，孩子是不「跟」在背後的。老師像高大的獵人，十四隻獵狗像燧石上迸發的火星，一下子就消失在枝葉濃密的樹林裏。

前一天剛下過一場大雨。現在，樹林外陽光燦爛，樹林裏遍地落葉却是濕的。孩子清脆的笑

聲，是潮濕的黃葉地上的銀鈴。陽光從枝葉的縫隙鑽進來，一條條的金絲，一根根的金柱。綠色大廈裏金光閃爍。

我也是一隻小獵狗，離了羣向前跑，向前飛，向前射出去。忽然眼前一片水光，我站住了。那是樹林裏的積水。水很淺，只有五、六寸深。水面很寬，像一個魚池。水底的沙乾乾淨淨的。水的四周有樹，水中也有樹。第一次看到水繞樹，第一次看到池中樹，第一次看到地上鋪着透明的軟玻璃，我就站住了。

有些落葉已經沉到水底，有些落葉正在下潛，有些落葉還在滑水。水外的樹幹和水下的樹幹中間有一道線，好像薄刀片割的一道痕。

四周的銀鈴聲離我越來越遠，靜下來了。風吹來，這時候我才聽到幾億片樹葉低聲交談的聲音，像聽瀑布。這聲音使人心靜。

我蹲了下去，伸手去碰水，冰涼冰涼的。我坐在潮濕的落葉牀上，脫下皮鞋，脫下襪子，走進水裏。我也變成一棵池中樹。我把自己「種」在水中，再也捨不得離開。

x

x

x

枯水期的九龍江像一條寬潤的白沙馬路。能通航的那一絲江水，就像遺落在白沙馬路上的一條綠色衣帶。平底木船上的船夫，用長長的竹竿撐船，逆流上航，真是一寸江水一滴汗。

兩岸上是一簇一簇秀麗的竹林。坐在平底木船裏，所能看到的這一片小平原的背景，是一片純淨的藍天。這幅藍色畫布上的圖畫，除了小男孩騎水牛，就只有白雲賽馬。一根插在淺水裏的竹竿，竿上的繩子繫着一條小木船，這是岸邊唯一的點綴。

剩下細流的江水真綠。靠着船舷，伸手可以摸到它。要不是在水裏洗手，要不是水從手指頭縫流過，要不是船夫「啞噠，啞噠」的吆喝聲，一個人會覺得自己是坐在鋪綠色地毯的客廳的籐椅裏，望着糊滿藍色牆紙的天花板出神，一動不動。

那一天，水太淺了，平底船竟在鵝卵石上擱了淺。兩個船夫，嘩啦一聲，又嘩啦一聲，都跳進水裏去推船，像司機在公路上推拋錨的汽車。船不動。船夫來商量，要旅客幫忙，下船步行一段。

我狂喜的脫下鞋襪，捲起褲管，一跳跳進水裏。我真的站在九龍江中了。

那冰涼冰涼的水，滾滾的由我腿邊流過，歡躍的奔向遙遠的大海。一條有名的江，進入大海以前，先流過我的皮膚！

別的旅客，像隊商，在沙灘上緩慢前進。我仍舊留在九龍江裏，跟九龍江走同一條水道。

水裝飾了大地。水也裝飾了我的童年。

風 景

我的照相機一定生鏽了，可惜我連檢查檢查「我的照相機是不是生鏽了」的時間都沒有。我只能猜想。它那屬於「光學」的眼睛，現在「賦閑」了。

照像機，真對不起！

其實我自己跟我的照相機也差不多，我的屬於「生理學」的雙眼，並不比它的屬於「光學」的獨眼幸福多少。我的雙眼已經好久好久不拍攝風景了。我的雙眼整天所管的是過馬路的時候測量兩頭來車的距離，上班測量梯級的高度，看準電話機上十個有數目字的圓孔，核對我腕上的錶跟牆上掛鐘長短針的位置，尋找門鎖的鑰匙眼，看價目表，看時間表，看統計表，看信。

下班的時候，我的眼睛也並沒有機會看到甚麼風景。我看到的是路上行人跟一家人臉上「疲